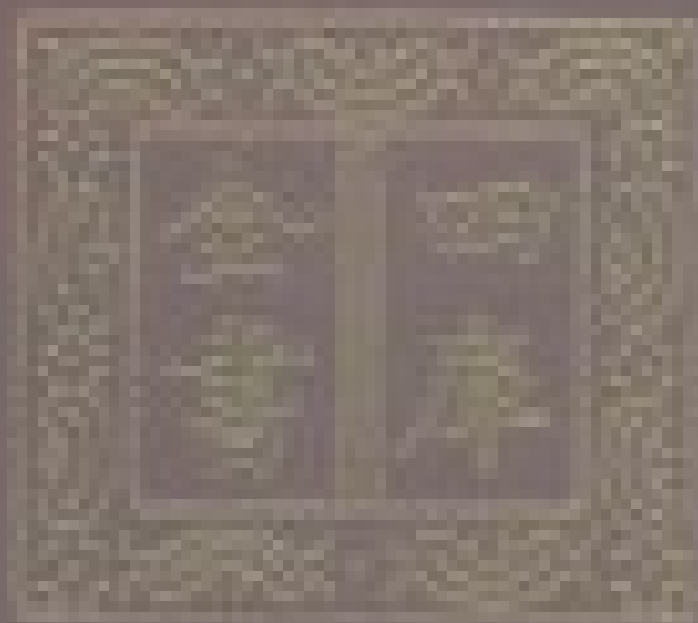




第一四二册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一）

明張溥輯……………一

輟金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卷一百一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朱上林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八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總集類

提要

臣等謹案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一百十八卷

明張溥編溥有詩經注疏大全合纂已著錄

自馮惟訥輯詩紀而漢魏六朝之詩匯于一

編自梅鼎祚輯文紀而漢魏六朝之文匯于一

編自張燮輯七十二家集而漢魏六朝之

欽定四庫全書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遺集匯于一編溥以張氏書為根柢而取馮

氏梅氏書中其人著作稍多者排比而附益

之以成是集卷帙既繁不免務得貪多失於

限斷編錄亦往往無法考證亦往往未明有

本係經說而入之集者如董仲舒集錄春秋

陰陽劉向劉歆集錄洪範五行傳之類是也

有本係史類而入之集者如褚少孫集全錄

補史記荀悅集全錄漢紀論之類是也有本

欽定四庫全書

漢魏六朝百三大家集

二

係子書而入之集者如諸葛亮集錄心書蕭子雲集錄淨住子是也有牴牾顯然而不辨者如張衡集錄周天大象賦稱魏武黃星之類是也有是非疑似而臆斷者如陳琳傳中有求紹使掌書記一語遂以三國志注紹冊烏桓單于文錄之琳集是也有偽妄無稽而濫收者如東方朔集錄真仙通鑑所載與友人書及十洲記序之類是也有移甲入乙而不覺者如庾信集錄楊炯文二篇之類是也有采摭未盡者如東晉集所錄餅賦寥寥數語不知祝穆事文類聚所載尚多之類是也有割裂失次者如鍾會集成侯命婦傳三國志注載載兩處遂分其首尾各為一篇之類是也有可以成集而遺之者如枚乘七發忘憂館柳賦諫吳王書及玉臺新詠所載古詩可成一卷左思三都賦白髮賦觸賦賦及文

欽定四庫全書

漢魏六朝百三大家集

三

選所載咏史詩亦可成一卷而擯落不載之類是也然州分部居以文隸人以人隸代使唐以前作者遺篇一一畧見其梗概雖因人成事要不可謂之無功也周亮工書影曰西蜀楊升菴太史著書至二百餘種豫章朱鬱儀中尉著書至一百十二種當時未聞有茂陵之求張天如雖一時名派然無多撰著當時至見于章奏求其遺書人有幸有不幸如此云云其于溥頗致不滿今案溥所論著不出當時坊刻之習誠可付之無識若此一編則原原本本足資檢核實遠勝其他作雖使肩隨于二人固亦無不可矣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 陸錫熊 孫士毅

總校官 臣 陸費聲

欽定四庫全書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

漢賈誼集題詞

屈原為楚懷王左徒入議國事出對諸侯深見
親任賈生年二十餘吳廷尉言于漢文帝一歲
中起遷至大中大夫此兩人者始何常不遇哉
讒積忌行欲生無所比古之懷才老死終身不
得見人主者悲傷更甚即漢大臣若絳灌東陽
數短賈生亦武夫天性不便文學未必讒人罔
極如上官子蘭也太史公傳而同之悼彼短命
無異沉江漢廷公卿莫能材賈生而用也蔽于
不知猶楚諸人耳賈生治安策其大者無過減
封爵重本業教太子禮大臣數者于天子甚忠
敬于功臣宿將無不利也怨之深而遠之疾何
為乎史記不載疏策班固始條列之世謂于賈
生有功然身既蹶退哭泣而死焉用文為太史

欽定四庫全書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一

公闕而不錄其哀生者深也時政諸疏雖見新

書顧倫理博通不如本疏揣摩家徒登獻華屋

草創潤色意者亦有殊途乎騷賦辭清而理哀

其宋玉景差之徒歟西漢文章莫大乎是非賈

生其誰

目錄

賦

弔屈原賦

欽定四庫全書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二

旱雲賦

虞賦

同前

服賦

騷

惜誓

疏

論時政疏

論積貯疏

上都輸疏

諫鑄錢疏

請封建子弟疏

諫立淮南諸子疏

論

過秦論上

過秦論中

欽定四庫全書

過秦論下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卷一百錄

三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百錄

欽定四庫全書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百

明張溥輯

漢賈誼集

賦

平屋原賦

恭承嘉惠方被罪長沙人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

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西陌厥身烏序哀哉兮逢

欽定四庫全書

時不祥驚鳳伏窳兮鴟鵂翱翔關其尊顯兮讒說得志

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濁兮謂跖蹻廉莫邪為

鈍兮鉛刀為銛于嗟熙熙生之亡故兮幹棄周鼎賢康

軫兮騰駕羅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父薦

屨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評曰已矣國其

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緲其高逝兮夫固自

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倘螭獮以

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螻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

自賦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大羊般紛紛其難
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
郁也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
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
江湖之鯨鯨兮固將制于蟻螳

早雲賦

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遙望白雲之蓬勃兮
滄滄澹澹而妄止運清濁之瀕洞兮正重沓而並起鬼

欽定四庫全書

漢魏六朝百三集卷一

二

隆崇以崔巍兮時彷彿而有似屈卷輪而中天兮象虎
驚與龍駭相搏據而俱興兮妾儼倚而時有遂積聚而
合沓兮相紛薄而慷慨若飛翔之從橫兮揚波怒而澎
湃正雲布而雷動兮相擊衝而破碎或寃電而四塞兮
誠若雨而不墜陰陽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貪婪而狼戾
終風解而霧散兮遂陵遲而堵潰或深潛而閉藏兮爭
離刺而並逝廓蕩蕩其若條兮日昭昭而燕獵隆盛暑
而無聊兮煎砂石而爛熳陽風吸習而燭燭羣生悶悶

而愁憤壘壘枯槁而失澤兮壤石相聚而為害農夫垂
拱而無事兮釋其耰鉏而下涕悲羶畔之遭禍痛皇天
之靡惠惜稚稼之早夭兮離天災而不遂懷怨心而不
能已兮竊託咎於在位獨不聞唐虞之積烈兮與三代
之風氣時俗殊而不還兮恐功久而壞敗何操行之不
得兮政治失中而違節陰氣辟而留滯兮厭暴戾而流
沒嗟乎作孽大劇何辜于天恩澤弗宣嗇夫寡德羣生
不福來何暴也去何躁也孽孽望之其可悼也慘兮慄
兮以鬱悒兮念思白雲腸如結兮終怨不雨甚不仁兮
布而不下甚不信兮白雲何懣奈何人兮

欽定四庫全書

漢魏六朝百三集卷一

三

虞賦

致太平以深志象巨獸之屈奇妙彫文以刻鏤舒猶尾
之采垂舉其鋸牙以左右相指負大鍾而欲飛

同前

妙彫文以刻鏤兮象巨獸之屈奇兮載高角之載載負
大鍾而顧飛美哉爛兮亦天地之大式

服賦

單闌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曰斜服集余舍止於坐隅貌
甚閒暇異物來崒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
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余何去之吉庠告我凶言
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服乃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
言請對以意萬物變化固亡休忌幹流而遷或推而還
形氣轉續變化而殫湯穆亡間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
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吳疆大夫差以敗
欽定四庫全書

漢魏六朝百三大家集

四

越樓會稽句踐伯世斯遊遂成卒被五刑傳說胥靡乃
相武丁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命不可測孰知其極水
激則旱矢激則速萬物回薄震蕩相轉雲蒸雨降糾錯
相紛大鈞播物塊比無垠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遲
速有命烏識其時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
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
然為人何足控揣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
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狗財烈士狗名夸者死

權品底每生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億變齊同
愚士繫俗儻若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好
惡積意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
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坎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
已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庠若深淵之觀汜庠若
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養空而游德人無累知命不
憂細故芥蒂何足以疑

駢

欽定四庫全書

漢魏六朝百三大家集

五

惜誓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登蒼天而高舉兮
歷衆山而日遠觀江河之紆曲兮臨四海之濤濡攀北
極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虛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一
之象與蒼龍蚺虬於左驂兮白虎騁而為右騏驎日月
以為蓋兮載玉女於後車馳騫於杳冥之中兮休息庠
崑崙之墟樂窮極而不厭兮願從容乎神明涉丹水而
馳騁兮右大夏之遺風鴻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六朝百三卷集

六

再舉兮睹天地之圓方臨中國之衆人兮託回馳乎尚
羊乃至少原之壟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擁瑟而調
均兮余因稱乎清商澹然而自樂兮吸衆氣而翱翔念
我長生而久偃兮不如反余之故鄉黃鵠後時而寄處
兮鷦鷯羣而制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為螻蟻之所裁
夫黃鵠神龍猶如此兮況賢者之逢亂世哉壽冉冉而
日衰兮固僵回而不息俗派從而不止兮衆枉聚而矯
直或偷合而苟進兮或隱居而深藏若稱量之不審兮
同權槩而就衡或推逐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謬謬傷誠
是之不察兮并紉茅絲以為索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
黑之美惡放山洲之龜玉兮相與貴夫礫石梅伯數諫
而至醢兮來革順志而用國悲仁人之盡節兮反為小
人之所賊比干忠諫而剖心箕子被髮而佯狂水背流
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長非重難以慮難兮惜傷身之
無功已矣哉獨不見夫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太皇之壘
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彼聖人之神德兮遠

疏

論時政疏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六朝百三卷集

七

臣竊惟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
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偏以疏舉進言者皆
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
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
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
本末舛逆首尾衡法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陸
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
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
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
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
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
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
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

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六朝百三家集

八

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兵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

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編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過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豈

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稀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反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適為中涓其次歷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六朝百三家集

九

次歷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

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

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強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牖解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牖解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

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過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誅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誑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前頗入漢者為從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

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搗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痼疾後雖有扁鵲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六十八卷

主

不能為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蹶盤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蹶盤可為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微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

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癖夫辟者一面病癖者一方病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王之號而為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六十八卷

主

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獸而獵田鼠不持反寇而持畜免詭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責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木婢妾白紵之表薄紬之裏縷以偏諸美者

黼黻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卑絺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簞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湏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愚者此也商君遺禮誼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殺鉏耒有德色母取其帚立而諱語抱哺其子與公併侶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

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道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逆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則寢戶之簾塞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矣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恠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僅不修則壞堯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堯子愚人也則可堯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

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緦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最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過孩提有識三公

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遠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當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

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歲諫大夫進謀士
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
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
學生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鷹和步
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
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
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
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八

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
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
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
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
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
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
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
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安危之

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
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聞於
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
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崇
數諱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
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
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九

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
見而禮之所為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
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
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
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
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
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
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